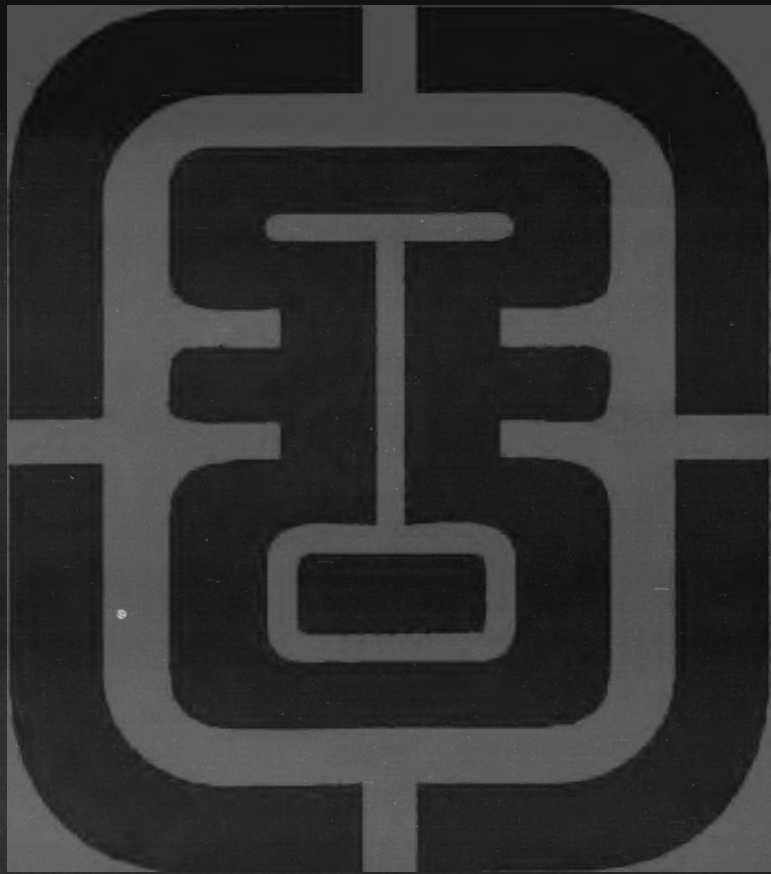


冲庵顧先生撫遼奏議御



冲菴顧先生撫遼奏議卷之十一

疏

屬夷蓄謀報怨懇賜勘處

題為屬夷蓄謀報怨屢諭不聽逆狀已著懇乞

聖明早賜勘處以安孤鎮事據整飭開原等處兵備

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王某呈卷查自剿二奴

之後承平未及一二年而有逞加奴之子卜寨

仰加奴之子那林孛羅於萬曆十二年九月初

十日聽說王台之子猛骨孛羅令部夷把太叫



通州 益卿顧菴謹著



土勒等講和喫血酒起誓回寨二酋即帶領兵馬將猛骨孛羅部落歪卜等殺死十數名奪了盔甲十副馬二十餘匹至萬曆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未時卜賽借領西夷以兒鄧等違子八百名前到猛骨孛羅部夷把吉把太寨攻克將把太肱膊射中三處部夷射死五名射傷二百名牛馬盡行搶去萬曆十四年九月十一日據開原備禦吳希漢稟據南市通事高應魁稟稱有廣順關夷人都督歹商親自到市稟說北關夷人卜寨那林孛羅煙州押不刺并西夷以兒

鄧男忙谷閔恰等一千六七百名搶到本夷所管何魯奴台者哈等三寨人畜約有上千盡數搶去稟上大馬法可憐見與我們做主討路差部夷同通事往廣寧投見太師馬法告狀辯明與我們講和得生止有我們一寨還要會兵來搶無處存住等情本道已經具呈本院蒙批此中機宜仰該道即酌議停妥詳奪又蒙本院牌行本道即便會同開原叅將李宗召選差通事行委備禦吳希漢同差去原任備禦戚揚親自到邊招令夷人卜寨那林孛羅與歹商等到關



宣布

朝廷恩威軍門殺伐汝父逞仰二奴先因連年搶殺王台子孫夷寨已經奏

准動調兵馬將汝父殺死并斬部落千餘比時欲殺汝二子憐其孤幼饒汝生命并汝部下餘黨俱聽猛骨孛羅約束今不三年汝又行作孽讐殺故違

朝廷威令法實難容若聽宣諭將搶去人畜盡數送還與歹商兩家講和再不許借兵讐殺保守邊疆永效忠順聽其入

貢互市照常撫賞如或不悛致取大兵剿滅後悔無及等因該本道會同叅將李宗召行令備禦吳希漢選差通事高應魁前去鎮北關夷人卜寨那林孛羅寨內宣諭准李宗召手本回稱行據吳希漢據通事高應魁回稱夷人卜寨情似遵諭惟那林孛羅執迷不聽本職屢差通事出邊遵照本院憲牌叮諭兩酋又將

朝廷大恩大威傳宣那林孛羅仍前不從卷查本年六月二十五日據守威遠堡百戶陳仲彥呈解回鄉人丁林得才供說鎮北關夷人仰加奴



兒子那林孛羅聽見拆修鎮北堡要借騷達子乘勢分三路來搶一枝在靖安堡進一枝在西邊堡進一枝在鎮北堡進等情本年七月十六日有清陽堡備禦劉維藩稟據守鎮北堡千戶孔思明稟稱本月十四日據回鄉人丁損三等供稱那林孛羅與卜寨計議待割田之後將老婆孩子送在兀蘇莊子上住着會騷達子要克鎮北威遠二堡報父前讐緣由具呈到職看得開原地方三面通夷猛骨孛羅住牧於其東那林孛羅住牧於其北迤西通慶雲堡關口而靖

安威遠二堡素稱腹裏自來不曾入犯茲三年內竊掠七次皆由那林孛羅寨內出入假道報復屢經宣諭佯為不知且密謀分路並進欲克邊堡以雪父讐但先次攻克歹商猶云初犯情可矜宥既克之後再三差通事高應魁等傳宣怙終不悛復行搶虜歹商人畜千餘叛逆昭然但查二酋卜寨尚有內向之意而又迫於那林孛羅巨惡強兵本酋無所適從且那林孛羅卜寨自二奴就戮通未進關入市雖有部落步須買賣往來不過自為衣食之計原無改惡從善



之心今奉憲牌本職委曲宣諭北關那林孛羅  
卜寨南關歹商猛骨孛羅俱到鎮北堡公同委  
官戚揚講和兩酋全不聽從仍再行吳希漢宣  
諭外等因到道看得開原孤懸一線三面鄰虜  
西北二隅虜賊出沒無常田土盡行荒蕪獨有  
東方一面軍民便於耕耘者百年來賴海西夷  
人王台世效忠順南制建州北統二奴鈐束不  
敢為非耳不意王台物故二奴首先叛逆不受  
約束開原日多事矣所以有萬曆十一年出剿  
二奴之役也今逞加奴之子卜寨尚有內向之

意獨仰加奴之子那林孛羅最為黠桀數年來  
懷有深怨積怒於

中國而不敢一逞者緣大創之後兵氣不揚耳豈  
忘報哉據今蚕食王台部落過半潛勾西虜相  
為犄角聲勢駸駸大矣今既屢行宣諭招之不  
來撫之不聽業已有騎虎難下之勢萬一變出  
倉卒患生肘腋攻一城克一堡而去莫謂今日  
不言也若邀功生事本道素耻為之但唇亡齒  
寒關係於東邊生靈者甚大不敢不具實呈請  
緣由通呈蒙巡按王御史詳批往時剿殺二奴



功至今尚有異議茲伊男不遵約束誠難為言  
矣且彼中不聽宣諭之情又未否真贗或喜功  
好事者亦未可曉耳為今日計唯革去撫賞嚴  
我邊堡修我戰具練兵秣馬以待斯為上策若  
因其一時不順而逞兵剿殺恐

內論不我然也不識該道以為何如唯與諸將悉  
心再議候撫詳繳又蒙本院詳批王台部落世  
效忠順居中控制南北諸夷為我藩籬所關係  
於開原者不細逞仰二奴既誅之後其二子那  
林孛羅卜寨原無悔罪效順之意所不敢逞者

徒以其氣尚弱耳其心實未嘗一日忘報也今  
屢侵掠猛骨孛羅歹商各寨本院行該道及叅  
將等官屢加善諭而橫暴愈甚且聲言糾合北  
虜進攻邊堡逆形已著矣本當遣兵剿滅以安  
地方但稱卜寨尚有內向之意猶當惜我屬夷  
再行撫處仰該道再委熟諳夷情員役同委官  
戚揚至關宣諭務使各夷親自扣關聽處兩平  
其情永遠安妥不遺邊疆後日之憂另詳報繳  
蒙此隨會叅將李宗召親詣鎮北堡差通事人  
等招令夷人卜寨那林孛羅與歹商等再行講



和不從間又蒙本院憲牌行仰本道即便督令  
戚揚宣諭那林孛羅等以必得撫為主萬無輕  
率動兵之理仍諭戚揚不可懷有二心如果各  
夷再三執逆不從悉聽該道酌處即令戚揚回  
鎮等因蒙此行准叅將李宗召手本回稱行據  
備禦吳希漢回稱選差通事高應魁陳添福前  
去鎮北關招令夷人那林孛羅卜寨等前來與  
南關夷人歹商等各親自到市講和二酋不從  
本職仍率領歹商等到鎮北堡傳調宣諭惟那  
林孛羅執逆再三不聽延至兩旬差部夷兀蘇

六哈同原差高應魁到市隨蒙本道與同本職  
公同委官戚揚面審本夷說稱那林孛羅卜寨  
等差我來說問南關要

勅書一百二十道與了講和不與不聽等語查得南  
關

勅書額該六百九十九道北關

勅書額該三百道今卜寨等恃強先已得過八十道  
茲復索一百二十道本道主張再量給六十道  
渠尚未遂其願原捨人畜亦不輕許償還仍遣  
高應魁再行宣諭復據陳添福回還稟稱卜寨



心已帖服那林孛羅口稱

勅書仍要一百二十道原搶人畜已經分散無存整  
兵以待俟再犯歹商提兵救援另報緣由回復  
到道除令戚揚回鎮外合無准令各該通事再  
加宣諭如果那林孛羅執逆不悟悉聽本道督  
令將領等官隨機救援緣由呈蒙本院詳批諸  
酋撫處事宜該道既有定見一聽該道便宜行  
之本院不能遙度也惟求地方乂安毋致遺患  
耳此繳又蒙本院牌仰本道即便嚴行叅將李  
宗召差人出邊傳諭猛骨孛羅歹商今後但有

那林孛羅糾合西虜結連東夷讐殺伊寨預先  
差部落到市報知務要厚集兵馬隨賊向往救  
應保爾無虞如或觀望不救致有他虞以遺孤  
鎮後患定行從重叅究等因遵行外又准叅將  
李宗召手本據備禦吳希漢稟稱本月十一日  
據守鎮北堡千戶孔思明呈解回鄉男子王七  
十到職審王七十供說有那林孛羅差部落端  
多合等前去恍惚太煖免伯言老思卜兒亥等  
營借兵只在青草起要搶南關就搶南朝等語  
十五日又據通事郭仲舉稟稱有廣順關夷人



猛骨孛羅歹商差部落伯羊阿台卜花等到市  
說稱有卜寨那林孛羅會合建州夷人奴兒哈  
赤灰扒兀刺往金奴卜羊拜西夷恍惚太煖兔  
伯言等四項夷人只在三月裏青草起各帶帳  
房牛羊食米盛甲要搶我們南關寨子我們來  
稟大馬法知道如可憐我們忠順達子就連老  
婆衆夷人都般在南朝裏邊住着投命等語又  
據原差宣諭通事高應魁自那林孛羅等寨內  
回還稟稱各酋不與南關講和親見那林孛羅  
與西夷恍惚太商議二日待三月裏會騷達子

老思卜兒亥煖兔伯言以兒鄧并江上及建州  
等營達子聚齊攻殺南關歹商等寨移文到道  
該本道照得海西夷人猛骨孛羅等世效忠順  
為我藩籬久矣今與北關二奴之子卜寨那林  
孛羅經年讐殺本道在任三年百方宣諭令其  
和息而二酋之子恃其兵強力衆執迷不反必  
欲魚肉猛骨孛羅一枝而後甘心焉已非本道  
口舌所能挽矣夫觀其今日之驕可以見其當  
年之逆則二奴之剿原非過舉明矣所可惜者  
彼時脅從之治太多賞功之典太厚夫脅從之



治多則不免傷好生之心賞功之典厚自有以  
啓要功之議此所以至今因噎廢食而剿處一  
節上下諱言之矣夫

中國之所以駕馭屬夷者不過撫剿二者今剿之  
不可撫之不聽忠順者弱而不扶梗化者強而  
不問日令其猖獗自恣西連三衛東結建州其  
為地方之患不止開原不得安枕而已也今撫  
剿之說姑置勿論而兵連禍結已不可解惟有  
提兵救援以示鋤強扶弱之義此則師興有名  
而本道一得之愚為可行耳但今二酋糾合西

虜聲勢甚大犯在旦夕彼或以千騎而來開原  
之兵尚可出境截殺多則不得不借兵於鐵嶺  
再多則不得不借兵於別營夫驅兵而與之戰  
鋒鏑死亡之患決所不免鋒鏑死亡之患既所  
不免有功者不與首虜同賞誰其用命此必先  
期申明曉諭而後臨時不致失信於三軍況河  
東瀋陽遼陽兵馬原非本道統轄信地必須本  
院申明號令俟有緩急悉令本道調遣星馳策  
應救援有功者一體同賞庶本鎮孤弱之卒可  
恃以無恐也再照今日之勢二奴強梗不處不

可若盡絕其種類又不可蓋強梗不治則屬夷  
無主其如仰望

中國之意何若因而盡絕其種類則西虜盤據巢  
穴其如大遺

中國之患何故治以不治更有說焉本道又聞彼  
中虜情卜寨尚曰當和那林孛羅獨曰不可部  
落皆曰當和而二酋又曰不可故部落中言和  
者二酋以為逆耳疑之而不信稱犯者二酋以  
為同心信之而不疑兄弟不同謀主僕各異趨  
已非一日矣近日本道訪其卜寨素所信任者

卜三那林孛羅素所信任者兀蘇魯哈本道招  
致之來再三曉諭禍福厚加賞犒二虜業已唯  
唯聽命歸而言之二酋二酋併二虜而踈斥之  
蓋卜三兀蘇魯哈部落中之最黠桀者今怨此  
二酋痛入骨髓萬一前謀未協救援不利而渠  
之侵侮不已因勢利導尚有一節為可行也必  
須大將提兵城下攻圍城寨聲罪致討待其勢  
窮力屈明告以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之意或懸  
五百金之重賞令其部落自縛二酋出獻正罪  
即選虜中素所推服者另立酋長或仍令二酋



之子俟其長成擁立照舊悉聽王台管束永為  
中國藩籬保安疆土其餘部落悉置勿問此則不  
動聲色而消百年之禍本無煩殺戮而免衆口  
之叟叟似為計之上者而非本道所得專也本  
道在任一日則有疆場一日之責設或處置失  
宜則遺疆場無窮之害故不思智小謀大一至  
於此若曰要功希賞

天地鬼神實所鑒臨死不為也此其事體重大必須

速賜題

請務使

廟堂之上曉然知其利害而又原其本道不得已  
舉事之情無一毫要功希賞之念然後可以展  
布四體計安地方於無虞也緣由呈蒙本院詳  
批二奴剿處之後人言嘖嘖本院蓋耳熟之矣  
要功希賞該道耻為之本院亦耻為之但王台  
之子孫忠順者弱而不扶二奴之遺孽梗化者  
強而不問使之西連三衛東結建州將遺孤鎮  
無窮之禍不獨開原不得安枕該道既已見之  
審矣欲為地方計久遠不得不講求撫剿之機  
宜安得復慮一身之毀譽瞻前顧後畏首畏尾



而忘安邊之大計哉今既曰撫之不聽則當剿  
又曰剿之不可則不必 題既不必  
題則大將不可輕為提兵遠出聲罪致討之舉如  
所謂懸賞購求二酋另立酋長歸一管束種種  
之說恐亦不能盡得之犬羊之輩而如吾之所  
料若欲鋤強扶弱而處不撫不剿之間本院莫  
知所適從矣該道既得其兄弟主僕異趨之狀  
可以就中取事不動聲色而消百年之禍此真  
計之上也悉聽便宜行之除遼瀋兵馬行令聽  
該道相機調用外仰再視緩急斟酌一定之策

詳奪此繳蒙此又該本道看得兩關屬夷雙營殺  
北強南弱危如累卵今據叅將李宗召接奉本  
院明文統兵救應務保無虞此應兵也不得已  
而用之者也倘或那林孛羅等懼我兵之應援  
罷兵息戰斯亦已矣若必不得已而用兵則兩  
軍決戰定雌雄於呼吸之間成敗實難逆覩苟  
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將何以獎率三軍而坐致  
其死命令李宗召利害切身不得不再行申請  
蓋本官率疲殘之我衆蹈不測之深淵亦豈能  
為必勝哉止緣二奴遺孽十分叛逆不受約束



堂堂

中國既為屬夷鋤強扶弱事理自當如此即捕麋  
逐兔人心非賞其誰用命耶再照救援之兵與  
誅剿之兵原自不同蓋那林孛羅雖強屬夷也  
即禍形已著而實惡未彰不聞之於

朝而擅行誅剿不敢也歹商一枝忠順之虜也禍  
在旦夕救則得生不救則死而應援之兵必待  
聞之於

朝則緩不及事即先發後聞無傷也故誅剿之兵  
有功有罪應賞應罰不待言也至於救援之兵

萬一有功有罪應賞應罰實非本道之所敢專  
也緣由具呈本院蒙批兵雖救援賞罰安可廢  
也仰候有功有罪之日該道查明從實呈報以  
憑具題既稱屬夷實惡未彰決無輕率先

題之理也此繳又該本道稟准分守道栗叅政手  
本蒙本院批據撫順備禦畢宗泗稟稱本年三  
月十六日據守把撫順關千戶金三品稟據近  
邊土木河寨夷人四官兒等報說有夷人色失  
先年將他弟劊力斫死遺男英革幼小跟隨伯  
父色失一寨居住今英革長成懷讐至本月十



二日夜間將色失并妻男殺死四名口止剩色失男咬即得命脫走其色失寨內夷人俱隨英革本月十五日英革查出咬即逃奔伊親阿即太寨潛藏英革投順奴兒哈赤帶領人馬攻開阿即太寨門將阿即太等拜咬即殺死寨內存活夷人牲畜盡行拏去燒燬房屋河北夷人張海等帶領家小投順海西夷人互商去訖及查色失等原係建州朝

貢頭領今被讐殺等因蒙批看得英革之殺其伯色失雖云報父之讐若非奴兒哈赤與之合謀

必不至是夫奴兒哈赤素所讐者色失張海也今色失死矣張海奔投海西矣以奴兒哈赤之橫勢且必及海西海西酋者累世忠順而為我藩籬耳目者也南見侵於奴兒哈赤北見侵於那林孛羅將來勢且無海西無海西是撤我藩籬而塞我耳目也而南北諸酋勢一合不獨開原多事即東邊俱不得高枕矣是今日諸逆酋之蚕食屬夷實為他日犯內地之計也豈可謂夷狄相攻

中國之利耶夫



中國所以利夷狄之相攻者以兩強相攻勢必相弱而無暇於吾之圖也今海西之順而獨弱諸酋之逆而皆強較然矣以諸強攻一弱勢必不支不支則諸逆酋素以謀合今且以勢合矣豈中國之利哉諛道熟計之如中間撫剿機宜應與相鄰道分商確者相與密計周悉詳報毋遺後日之憂圖之晚矣此則本院與該道皆不得辭其責也慎之慎之此繳備用手本過道准此查得海西夷人王台二百年來世效忠順當其在時不止二奴受其約束即建州諸夷悉屬統馭

故河東帖然無事矣不意王台物故遺種懦弱近日二奴日侵而南奴兒哈赤日侵而北腹背受敵勢蓋岌岌矣不意歹商近又有藏匿張海一節夫張海者既為奴兒哈赤之深讎藏匿張海者必為奴兒哈赤之大忌是又生一敵也豈不自貽伊戚耶除行令通事宣諭歹商等將建夷張海速令逐回以消釁端外大抵二奴之侵害王台子孫者本道之責也相機便宜在本道建州諸夷乘機侵害王台子孫者守道之事也相機便宜在守道昨議處那林孛羅一節非敢



聞

言剿也渠屬夷也逆節雖著實惡未彰曾未奏  
朝廷誰敢言剿但渠今勾引西虜日為蚕食之計  
情形已露而王台子孫禍在旦夕救則得生不  
救則死萬不可不提兵以救倘或懼我虛聲伐  
彼實謀因而罷兵息戰上也若或執迷不反必  
欲攻圍王台大寨令其無噍類焉則百年忠順  
之虜既淪於灰燼而千里門庭之寇日見其方  
張遼東邊事將不在西而移之東矣至於建州  
諸夷奴兒哈赤等原住牧撫順迤南俱屬守道

所轄近日頗不安静燎原之勢漸不可長等因  
本年四月十六日巳時據猛骨孛羅歹商差部  
落報說有北關夷人那林孛羅等帶領西夷恍  
忽太脫卜戶等一萬餘騎來到把太寨子北邊  
山上下營隨有猛骨孛羅帶領二夷親自到市  
哀懇急救性命等情本道具稟本院蒙批那林  
孛羅等借兵恍忽太為報讐之舉固知勢所必  
然我兵出援亦不容已但恍忽太近頗效順若  
善諭之或亦可解其圍而二奴之子兵亦無多  
即開原兵足以制之而有餘矣可無調遼瀋之



兵為也蓋諸虜近窺兩河甚急遼瀋各宜自保而河西之兵則益難遠調耳該道自有定畫仍須斟酌行之此繳隨有叅將李宗召即時統領備禦吳希漢中軍千把總王汝徵等馬步官軍飛星往救行至靖安堡迤東方商又差部落阿台卜花把吉等報說前賊分為二枝一枝攻圍把太寨子一枝往我們大寨子來了李宗召等官兵至本日未時出關將步兵槍手留守關門仍將有馬軍丁分為三路併力齊進那林孛羅等因見救兵突至遽爾解圍退歸大青山劄營

至本夜三更時分偷營歸寨去訖夷寨俱已保全次日卯時分收兵各回城堡防禦外備由具呈本院蒙批各酋解散諛道諛叅之力也地方之慶不淺矣但夷性無常而其心難測後來動定該道仍行李宗召用心偵探應援務保無虞可也此繳本道遵將各官應該獎勸緣由呈詳本院蒙批李宗召等於屬夷赴急解紛藩籬為固委為可嘉該道之方畧安可誣也仰候怨釋  
釁消叙

題此繳又准叅將李宗召手本本月十九日據清



陽堡備禦劉維藩稟稱守鎮北堡千戶孔思明稟稱本月十八日據回鄉楊二小四供說有卜寨那林孛羅等各寨達子會同都打鉤槍鐵卽頭收鏟杆許多每三杆綁一杆鉤槍只在三五日要攻克臨邊一帶邊堡屯寨本日酉時又據甕可太營內走回婦人二口說騷達子營內也打鉤槍要克南朝邊堡屯寨等情到職又據通事陳添福稟稱蒙差前去那林孛羅卜寨等寨內宣諭各酋與猛骨孛羅等講和那林孛羅等執迷不聽宣諭於本月十五日借西夷恍惚太

脫太脫卜戶等達子共六七千騎至十六日搶殺猛骨孛羅等寨將陳添福拴綁在營恐漏消息不意攻寨不利奔走回營即遣添福回城本役在營聽見北關虜去南朝三姐與先年虜去徐外郎等密說那林孛羅等搶南關見

中國人馬救他即便偷營回寨益增讐恨前借騷達子都未散在各寨子分住每四家收牛一隻共收牛五百餘隻與騷達子喫又收鏟杆綁鉤槍攻克臨牆邊堡屯寨你們裏邊十分防他等因又該本道稟前議調遼瀋之兵者不過聲言



以恫疑虛喝令其不敢逞耳實不敢輕用調遣也。大抵救援之事止偶一為之可也。使渠出其不意乘其不備而日肆攻圍寧能數數出兵以救之耶。勢不能也。今且謀犯內地矣。即傳言不可蓋信而東邊一帶城堡不得不日夜分布貼防開原三面鄰虜西北田土盡行拋荒惟有東邊一面軍民便於耕耘從此烽火日驚民不便田作軍不能休息即無忘矢遺鏃之費而先坐困矣。至此則渠之實惡彰矣。誅剿之事於勢決難已矣。今之旁觀竊議者不過曰東虜素弱而

易制或又欲借此以要功也。然不知西虜雖強尚不知我之虛實深淺故來如飄風去如鳥舉城堡不甚為害此酋雖弱日與為市

中國之道路盡知之矣。虛實深淺盡熟之矣。不及則已。反則城不陷不休堡不破不止。攻城克堡之後彼必遠走江上有地方之責者肉可食耶。故曰渠之實惡彰矣。誅剿之事決難已矣。借曰將官殺弱虜以要功誠不知於王台之子孫何厚而於二奴之子孫何薄也。且聞之父老傳言二奴之祖速掌家曾以叛逆戮於開原之市矣。

而二奴不悔二奴又以叛逆戮於開原之市矣  
而二奴之子又不悔是犬羊之性世濟其惡原  
非口舌所能爭也竟何法以處之乎前本道謬  
言懸賞以殲渠魁者是欲征剿之後待其力屈  
勢窮而後為之不欲多殺以盡絕種類耳恐盡  
絕種類於

中國又有不便故也若不待力屈勢窮而求為此  
逞彼夷狄之有君長若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  
捍頭日本道何能持空拳而制二酋之死命哉  
本道業已講和三年矣本院已差官親到地方

兩次矣二酋全不聽撫地方萬人耳目其亦聞  
且見矣今據士民衆口同詞以為非剿不可正  
所謂國人皆曰可殺而後殺之也非本道之  
得已也等因本月二十九日據慶雲堡備禦吳  
嗣勳稟本月二十八日據守堡百戶王鳳翔稟  
據通事王宗臣密審得市夷准卜哈說稱有煖  
兔伯言以兒鄧等達子約有三千餘騎在清陽  
堡對過下營只在三五日犯搶不知搶南朝又  
不知搶海西達子該本道看得前賊即二奴寨  
內所結之虜日久通不解散屢差通事宣諭俱



羈留不放存亡尚不可知而地方已兩月戒嚴  
軍民不便耕作人情洶洶之甚將來猖獗之勢  
尚有不可知者等因本年六月十一日據開原  
新任備禦王汝徵稟本月初八日據通事高應  
魁稟稱廣順關夷人都督歹商到市說稱有所  
管部夷阿台卜花等於本月初七日反叛投康  
古六本日晚本酋帶領阿台卜花等將歹商住  
房圍了要殺歹商歹商乘夜帶領四夷脫奔到  
城康古六隨將歹商家財牲畜盡行搶去稟報  
叅將李宗召具呈本院蒙批王台世效忠順為

我藩籬今其子孫雖寢以弱而當扶之無疑前  
日之所患者在二奴之子耳今康古六溫姐原  
係二奴肺腑明為內應即猛骨孛羅或亦不能  
無二心歹商一人豈能獨立哉由此觀之海西  
之事已去矣將來諸虜日侵內地誰執其咎耶  
則當時何不早言之直至於今事勢無可柰何  
而空為之咨嗟也仰開原道速查議報蒙此本  
道行會叅將李宗召手本回稱行據開原備禦  
王汝徵呈稱阿台卜花等叛逆禍起倉卒雖歹  
商亦莫之知臨時方得脫身逃走職等何由早



知預報原無的據何敢妄行呈擾及奉明遣差  
通事高應魁崔得忠郭仲舉陳添福等屢經宣  
諭各酋夷執迷不聽復蒙本道白牌仰王汝徵  
於本月十三日前赴靖安堡廣順關差通事崔  
得忠傳調康古六猛骨孛羅等聽宣各酋夷止  
令數夷前來討歹商出境講和本官再三將牌  
內事例宣諭令歹商部夷全來妻子隨行鑕刀  
說誓永不謀害將歹商當面交與康古六猛骨  
孛羅同阿台卜花等領出和好不然照牌施行  
後悔無及各夷權詞以應待三四日赴本堡說

誓講和延至本月十九日復差通事崔得忠傳  
調各酋夷及歹商妻子到堡有康古六說稱歹  
商原與我有讐今歹商妻猛骨孛羅已是都姦  
要了如何又肯與歹商事已到此隨

中國如何處罷又復再三宣諭伊堅執不從意欲  
將歹商哄至關門暗行殺害等情具呈叅將李  
宗召為照王台忠順久矣今子孫自相吞謀宣  
諭講和全不聽從置之不問姦謀得遂非

中國撫處屬夷久安長治之策備用手本煩請轉  
會鐵嶺黃遊擊帶領馬步軍丁及本職所屬兵



馬公同出境親詣猛骨孛羅溫姐康古六住巢  
安營布陣勒令各酋夷綁獻主謀康古六叛逆  
阿台卜花帶赴

中國斬首正法各酋夷免罪即將歹商交付溫姐  
猛骨孛羅仍將歹商部夷妻子家事盡數查給  
倘歹商物故身死本寨併行剿滅或延一二月  
不肯遵諭將本寨齊用大砲火箭燒燬或整兵  
迎敵即斬首亦不論功如此庶

中國之威大展於境外將來屬夷不敢起叛服之  
心矣緣由回復到道看得前項夷情大畧已備

本道再三面與叅將李宗召商議計無出此蓋  
緣夷性貪而無親雖蘇張復生難以語言化導  
必須以兵力威逼始得帖服待兩營齊到關門  
本道必須親自督理決不敢妄戮一人至擒拏  
二酋之日亦必解送廣寧詰  
旨處分以杜後患以伸

國威其餘善後事宜另行議處及照溫姐原係二  
奴親妹猛骨孛羅係卜寨妹夫未婚康古六係  
王台姦生子又係二奴女婿本夷昔與虎兒罕  
赤有讐投順北關跟隨伊親二奴住牧虎兒罕

赤死後康古六復回南關得配温姐今因互相  
瓜葛輒生姦計以此骨肉相殘昨二奴之子已  
差部落一把力親到本道面稟譯審得稱說猛  
骨孛羅歹商

中國馬法再三救他今一旦不聽

中國約束自相殘殺又差人截我貨物請問

中國馬法已後還救他不救他等語一面主使猛  
骨孛羅所為如此一面所以稟本道者又如此  
則猛骨孛羅之滅亡在旦夕而渠尚自作其孽  
若此可令何法以處之耶再照夷狄原無禮義

人倫君臣上下故子得以殺其父弟得以殺其  
兄朝為骨肉暮為讐敵其天性然也地方將領  
實無得早知而預圖之彼冒頓以鳴鏑殺其父  
頭曼即頭曼尚不得知而况外人耶即此中屬  
夷情狀千變萬態本道恨相隔之遠不得與本  
院面相商確止於文移往來實不能盡其萬一  
也緣由呈蒙本院詳批先據該道揭稱將領之  
言謂温姐係二奴之親妹猛骨孛羅係卜寨妹  
夫康古六係二奴女婿又謂叛逆雖起於阿台  
卜花主謀實由於康古六温姐而猛骨孛羅則



又温姐子也是南關之衆又與北關陰結所謀者獨歹商一人耳今該道又云猛骨孛羅已將歹商三妻盡行姦收是康古六擒奪歹商之妻而猛骨孛羅得姦收將并猛骨孛羅而入於北關明矣何得又云猛骨孛羅滅亡在旦夕耶豈所謂猛骨孛羅姦收者乃康古六之訛也本院所謂何不早言者謂將領既知北關酋與南關之衆因肺腑而陰相結則當早發而預圖之不宜優柔不斷以至於今耳今該道既與李宗召決策即如議速調黃應魁兵馬相機便宜行事

本院決不掣肘如能生致康古六阿台卜花并温姐監候請

旨處分歹商亦不可便交與猛骨孛羅也彼中事情馬上差人星夜馳報此繳蒙此遵依移文叅將李宗召遊擊黃應魁各統所部兵馬隨同本道於七月初六日赴靖安堡出關擒拏康古六等去後今准李宗召手本內稱於本日會同本道赴靖安堡至初七日子時分本職帶領開原備禦王汝徵中固管備禦事遊擊劉仲文慶雲堡備禦吳嗣勳中軍武舉郭繼善千總申克寬裴

邦翰王起鳳把總鄭選程四歲揚楯佟惟詔李  
豸佟朝用楊耀武梁成功守靖安堡孫策等馬  
步官丁四千員名并會同鐵嶺遊擊黃應魁統  
領備禦崔吉中軍宿振文千總金本重李元相  
金本健把總張成材羅一龍王守清田九方鄭  
聞詩劉尚智王用予鄭維新顧伸曹汝修周宏  
等官軍二千八十餘員名責令通事郭仲舉高  
應魁崔得忠帶領歹商等夷出境馳至夷酋康  
古六等寨分兵固守本職先令郭仲舉等宣諭  
康古六將叛逆阿台卜花送出回稱先已脫逃

又諭歹商家事妻子退還本主亦不依允且身  
穿盔甲手執槍箭四面貼守先遣精兵迎敵本  
職因見此夷梗化會同鐵嶺遊擊黃應魁分布  
裏外家丁用大砲火箭及挨牌等項四面攻圍  
遣差通事再三宣諭康古六等仍前執迷不聽  
至本日午時分職等仍復督兵攻打軍丁勇猛  
直前各夷勢窮力屈將溫姐拏出寨門部夷射  
中跟隨本職谷應百戶胡魁心窩一箭又射傷  
家丁李勇等五名本職面與溫姐講說歹商家  
產逐一交付原主仍令康古六猛骨孛羅出寨



殺牛宰馬喫血酒鑽刀說誓永不圖害方了此事如蹈覆轍滅亡目前溫姐背逆如故職等遂將本婦羈留在營仍用砲箭弓矢挨牌齊力向前攻破本寨頭門各夷併力迎敵軍丁亦被射傷少延一時仍復射打各夷且戰且退官丁乘機直至住所將康古六綁出寨門軍丁官馬亦被死傷時值天晚分布安營俟次日講還歹商妻子家產比時若將溫姐就戮第恐猛骨孛羅不能自立投順北關事體未便會同本道至初八日釋放責令溫姐猛骨孛羅歹商及小頭領

把太二漢毛哈喬郎等鑽刀說誓挿血飲酒講和將歹商妻子哈兒哈等五名口原收部落莊太卜思革等三百二十三名夷婦女分姐猛骨姐等四百一十二口幼小子女一百三十一名口馬一百三十五匹牛二百五十八隻羊八十一隻盈一百三十二頂甲一百四十六副逐一查明盡數交付歹商照舊收回管領其餘原屬歹商夷寨六處一併退還仍留通事崔得忠在彼安插本日午時分進境各回城堡防禦外所有部夷阿台卜花迤無踪跡無憑擒拏及查在

陣陣亡軍士一名吳四兒射傷官一員胡魁軍  
丁李勇等五名射死官馬一十三匹緣由到道  
准此除將康古六監候另文呈解外看得開原  
一線孤懸三面鄰虜數百年來得以保全無事  
者賴有海西屬夷王台自祖父以來世效忠順  
威令素行故北之二奴南之建州盡屬統馭不  
敢侵犯內地以故東方一帶軍民便於田作不  
意王台物故子孫孤弱建州諸夷早已離披而  
仰加奴逞加奴遂包藏禍心日肆蚕食頃於萬  
曆十一年剿虜二奴之後稍加欵戢不意近日

二奴之子那林孛羅卜寨又復猖獗之甚三年  
之內無日不加侵害宣諭萬端終於執迷不反  
比復勾連西虜壓境而來非賴

中國提兵救護王台子孫早已無噍類矣今謀之  
不已又復陰結康古六溫姐以為內應意欲剪  
其歹商一人而後溫姐康古六猛骨孛羅一股  
從逆使我

中國之藩籬盡撤此其謀亦甚狡矣向使其計得  
行異日猛骨孛羅聽其頤指氣使西結三衛南  
連建州臂指相使首尾相應非止無海西是無



開原而河東一帶日見其兵連禍結而不可解  
矣何者西有大河為限犯搶有時此則寇在門  
庭譬人之有腹心疾也其為地方之害豈淺鮮  
哉今幸將領同心機不預泄謀能先定出其不  
意乘其不備首惡始得就擒稍緩則盡數反入  
北關勢將不可為矣所據逆犯康古六並未獲  
阿台卜花一則以孽而害宗一則以奴而叛主  
罪當首論亟宜請

旨梟示以彰

國威以杜後患及犯婦溫姐淫惡異常狡猾無比

不思同心以禦外侮反忍操戈以禍夫家婦有  
長舌實為禍本均當顯戮正法但恐處之太重  
不惟猛骨孛羅冲年無主且與歹商重結殺母  
深讐勢難兩立似應姑宥以示曲全若二奴之  
子世濟其惡姦謀百出今日不處則必為疆  
場一日之憂王台子孫終不得全活地方終不  
得安靜但二酋罪有差等不處則養虎必至於  
貽患盡處恐玉石不免於同焚中間逞加奴之  
子卜寨尚知畏

中國之威每有講和之意惟制於仰加奴之子那



林孛羅而不敢有所異同是那林孛羅之罪浮於卜寨也明矣彼兄弟各有專城原不同寨今必欲出師問罪止宜先及那林孛羅而不及卜寨庶使有所區別非惟那林孛羅之力分易制而卜寨既畏其威又感其德自可保其永無反側矣大約今日之舉事在不疑可以兩言而決如不殺康古六則王台子孫之內變終不得消不殺那林孛羅則王台子孫之外患終不得息倘謂將領有一毫要功生事之意均一屬夷誠不知於王台子孫何厚而於二奴之子何薄均

為二奴之子又不知於卜寨何厚而於那林孛羅何薄也苟可以安封疆為

國家計長遠不遑恤其他矣再照歹商原討妻子兵馬已經安插停當康古六首惡既已擒獲溫姐姑暫釋放仍多方嚴緝逃夷阿台卜花獲日另報外等因呈報到臣據此案照先據開原兵備右叅政王某叅將李宗召各節次呈報那林孛羅卜寨等與猛骨孛羅歹商等讐殺及康古六等背叛情由屢次批行斟酌撫處并委原任備禦戚揚前去宣諭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總



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都  
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張

議照

中國之馭屬夷惟有撫剿二者而已順則撫逆則  
剿剿之以示威威必加於強者撫之以示恩恩  
亦必加於強者蓋強者服則其餘不足服也然  
必能剿而後其恩感必能撫而後其威服乃若  
忠順者則雖弱而必扶又所以仗義執辭以為  
鼓舞之權者也視強弱順逆為撫剿以行吾之  
權當可而施間不容髮其機不可失也一失其  
機有如撫之不聽剿之不能則屬夷皆敵國而

邊疆多事矣今以遼左大勢言之環二千餘里  
之間皆虜也皆

祖宗朝所稱屬夷者也西起山海東至開原以西則  
有朶顏三衛之夷開原東北則有海西之夷其  
東南南盡鴨綠江則有建州諸衛之夷自三衛  
之夷北臣土蠻西合西酋動以數十萬入掠兩  
河之間撫剿難言而三衛之夷皆遼之敵國矣  
惟開原之海西夷世稱忠順為我屬夷而先是  
撫順靉陽寬奠之間建州夷為亂破城殺將殆  
無寧歲自拓寬奠六堡廣地數百里據東山要



害而誅王杲及阿台阿海諸酋之首亂者東夷  
始平稱屬夷通

貢入市順常聰撫逆非大害臣嚮者請餉疏中謂  
建州之虜陽順陰賊多步少騎勢不與三衛西  
北諸酋合而為患小者以有海西酋王台之苗  
裔在至今賴以明耳目而為我藩籬也蓋王台  
在時北收二奴南制建州終其身內向而無異  
志其地居中為間是以建州之夷勢不得與三  
衛西北諸酋合北虜既無東心東夷亦無北意  
而開原高枕是海西之重於開原明矣及王台

死其長子虎兒罕赤亦死孫歹商孤而其妾温  
姐之子猛骨孛羅者幼而弱建州夷解體各自  
為雄而二奴首叛結婚西虜挾其衆以攻海西  
海西不守是撤我藩籬而掩我耳目也故前此  
諸臣不得已有誅二奴之舉而海西稍寧然仰  
加奴之子那林孛羅逞加奴之子卜寨怨殺其  
父而讐海西益深臣自授事以來屢行該道及  
將領善諭之終不聽而益急攻海西且結西虜  
而謀內犯先是王台有孽子曰康古六者與虎  
兒罕赤爭分其父遺業虎兒罕赤以為是其父



竊生子也欲殺之康古六奔逞加奴逞加奴即以女妻之後虎兒罕赤死而康古六歸得妻其父妾温姐而分海西之業與猛骨孛羅歹商各居一寨而並立為三名為海西酋而陰實與温姐為二奴內應温姐者二奴親妹也二奴既以海西故並戮而其二子日夜謀攻海西左提右挈而報殺父之怨康古六又以讐虎兒罕赤之故而甘心於其子歹商猛骨孛羅雖為王台子實二奴之甥又為逞加奴婿今已無父獨其母温姐在耳勢不得不從其母而懷二心是王台

之酋裔有固志而立於海西者獨歹商一人耳其處勢之危危於累卵矣海西之南曰奴兒哈赤者建州酋也故屬王台叛而自雄於東東夷畏其強多服從之數為東邊小患而北侵諸酋若張海色失者稍蚕食之諸酋不能敵輒奔海西奴兒哈赤以為海西匿其讐也因併讐海西而北連二奴之子以從事夫海西三酋最爾三寨耳北見侵於二奴之子南見侵於奴兒哈赤而三酋之中康古六內為賊猛骨孛羅無能為且以母妻之故而不能無二心歹商一人之不



能立於海西也豈待今日而後見哉乃商不立則無海西無海西則二奴之子北結西虜南連建州而開原危河以東且西急土蠻三衛東急東夷腹背受敵而左右狼顧鎮城之兵分防兩河之間不足且將東向而防東山益分益寡益勞且疲而勝敗安危益不可測夫全遼以數萬之衆當無筭之虜於二千餘里之間而保有孤鎮者以東夷勢不得西合尚稱屬夷而我得一意西防也使無海西而令東夷得合於西虜則全遼之禍可勝道哉薊之三衛屬夷屬夷也昔

為藩籬今為強寇而無可柰何者以其得合於東西二虜也非明鑒耶由此觀之則二奴之子其當剿明矣叅政王某既竭心力而費唇吻撫之三年不聽其當早為議剿亦明矣乃既曰逆節已著又曰實惡未彰既曰撫之不聽又曰剿之不可若有所隱忍顧忌而不肯發發之而不肯盡趨趨躡嚙於撫剿之間而無決策又斤斤自明其不要功希賞以形前此者之為非其故何哉亦畏人言而有所懲耳臣在薊時聞人言開原二奴屬夷也剿屬夷不足誇之以為功諸



臣之蒙

恩於

皇上也僭也且每有捕斬於西北三衛也亦輒曰搗屬夷蓋得則張大之失則彌縫之固邊將常態而在事之臣或以邊情緊急倉卒

奏報不暇庶其狀而發其隱固不能無間然矣而司道官之不得志於遼者遼人之脩怨而忌功名者遊談干進於行伍之間有所挾以趨名趨利於遼而不遂者卜醫星相若雜技群小之以薦引來而不滿其望者各乘間以售其說而甘

心於遼其萋斐何所不成關西士大夫既明聞之君子又微得之小人誠不啻三至矣是以遂深信而不可解此遼左功罪所以紛紛於士大夫之間也臣曩在關西亦常深信其說而今聞見頗真則又深懼其墮落而無以自明無恠乎叅政王某隱忍於二奴之子而諱言剿也臣不知當時所以剿二奴者何狀然不可謂無大造於開原

皇上厚加之

恩凡以激勵邊臣耳今日之為誇與僭而并沒其功

過也又誤以西北三衛為遼左屬夷而俾其搗  
剿又過也人臣既任邊事第當計邊地安危不  
當營一身毀譽參政王某畏人言而難決策又  
過也且夫論事易當事難先機以示創則必曰  
要功希賞後時而失事則又必曰養寇遺患夫  
養寇遺患則邊疆受實禍要功希賞則邊臣失  
虛名與其受實禍寧失虛名又况必有能量之  
者也惟虛名之求而遺邊疆以實禍豈人臣之  
義哉臣是以反覆思之而不敢出此也今審遼  
左之勢必東存海西以斷西虜之左臂而時時

有所殺伐於西假餘威以讐服東夷又詔東夷  
以扶忠順之故而益堅其效順此用寡制勝之  
機也撫剿之宜而鼓舞之權也不可以存海西  
為末務也欲存海西則外必並誅那林孛羅與  
卜寨內必並處康古六與溫姐一有不盡又必  
遺後日之悔矣然使計擒康古六不早則海西  
之事已不可為此王某所以亟稱參將李宗召  
之功效當首叙者也以今日之擒康古六為功  
則當年剿二奴之功益明矣然臣撫臣也恐終  
有要功希賞之念不足聽而按臣之言必公也



伏乞

勅下兵部先將康古六溫姐議覆聽候

明旨處分叅政王某雖已陞叅將李宗召雖已死而計擒逆酋之功俱不可泯應先優叙陞賞其餘有功及死傷員役聽後并叙外其那林孛羅卜寨二酋速行巡按御史親至開原相其形勢權其利害詢訪酌議特本具

題如以為不當剿則勿剿如以為當剿必須大將提兵東赴開原相機進剿或止擒斬二酋而部夷歸順則使猛骨孛羅歹商統之以復其故業

而厚海西此上策也如或部落各為其主而致死格鬪則不得不殺之以夷逆黨將士犯鋒鏑而蹈死亡不測之險也則不得不論功若鎮臣李成梁者自以受

皇上之

恩已極即減此朝食曾不足以報

高厚萬一至若臣者一豎儒耳蒙

皇上特達之知

恩已不薄於成梁而區區狗馬報

主之誠亦不敢自後於成梁終不忍以蠢爾屬夷之

故攘將士之功而干

澤於

皇上也使二臣以是故而蒙

恩則必有要功希賞之譏不惟臣之心事不白於士大夫之間徒鬱鬱以終死後必有不取明言屬夷之橫而貽禍封疆者夫使封疆之臣憂讒畏譏而首鼠兩端以貽禍孰若使之無所顧忌而得展布四體之為便也此其為

恩也顧不大與伏望

皇上并垂聽焉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冲菴顧先生撫遼奏議卷之十二

通州 益卿顧養謙著

疏

廣開墾以修實政

題為溥

皇仁廣開墾以修惠民實政事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栗在庭呈蒙臣并巡按御史案驗依蒙查得萬曆十四年分本道所屬定遼左右中前後東寧瀋陽七衛并蒲河所清河豐陽長真長勇等堡軍餘許翰等



開墾過荒田四十九頃三十畝六分五釐見年  
納糧各不等共該穀二百五十七石七斗五升  
五合內上等田一頃三十二畝二分五釐每畝  
納穀一斗共穀一十三石二斗二升五合中等  
田一十一頃九畝每畝納穀七升共穀七十七  
石六斗三升下等田二十八頃一十畝九分每  
畝納穀五升共穀一百四十石五斗四升五合  
瘠薄田八頃七十八畝五分每畝納穀三升共  
穀二十六石三斗五升五合又准原任分巡道  
右布政使任天祚手本開送所屬廣寧左中右

屯中屯四衛軍餘管才等開墾過荒田六頃九  
十八畝三分每畝納穀三升共穀二十石九斗  
四升九合內見年納糧荒田五頃二十六畝該  
穀一十五石七斗八升候三年納糧荒田一頃  
七十二畝三分該穀五石一斗六升九合又准  
海蓋道右叅政郝杰手本開送所屬金蓋二衛  
軍餘魯友賢等開墾過荒田六頃二十二畝見  
年每畝納穀三升共該穀一十八石六斗六升  
以上三道通共開墾過荒田六十二頃五十畝  
九分五釐納穀二百九十七石三斗六升四合

內見年納糧田六十頃七十八畝六分五釐該  
穀二百九十二石一斗九升五合候三年納糧  
荒田一項七十二畝三分該穀五石一斗六升  
九合又准寧前道右叅政劉易從手本回稱所  
屬寧前二衛所驛並無告墾荒田人役又准開  
原道右叅政王緘手本回稱所屬三萬遼海鐵  
嶺三衛該年自春入夏以致秋收水旱為災並  
無一人告墾荒田無憑開送緣由各到道卷查  
萬曆十四年遼鎮地方災傷重大應徵屯科糧  
料已蒙題

准重災地方每細一石折徵銀二錢輕災地方每細  
一石折徵銀三錢及查該年軍民新墾荒田應  
徵科穀二百九十二石一斗九升五合本道所  
屬衛堡科穀二百五十七石七斗五升五合分  
巡道所屬各衛科穀一十五石七斗八升海蓋  
道所屬各衛科穀一十八石六斗六升此係額  
外新墾之數合無姑念地方頻遭災沴且係小  
民竭力開墾荒田新近起科比照屯糧重災事  
例每穀二石折細一石徵銀二錢貯庫備荒支  
銷以後年分追徵本色另敷儲積等因到臣據



此案照萬曆十三年十月初九日准戶部咨該  
戶科都給事中姚學閔等題該本部覆議通行  
各省直撫按轉行各該所屬府州縣正官但有  
荒蕪地土耕種素所不及者示諭小民儘力開  
墾不許勢豪侵奪或有人戶逃亡田地久荒情  
愿佃種者查審明白給與告主帖照俾永為已  
業而各該有司又必嚴禁遊民盡心勸相示之  
隨地以鑿陂塘築圩岸之方如貧難小戶缺乏  
牛種許將積貯稻穀借給補助待秋成之日抵  
斗還倉每歲將開過荒田頃畝數目從實申報

撫按各印發墾田文簿一扇就以開墾字為號  
令其陸續登註毋容那移虛捏中有開荒數多  
者即係實政修舉薦獎以旌其賢或拋荒如故  
即係曠職廢事戒飭以警其餘年終稽核明確  
依期

奏報其所開地土每畝止令納穀三升另敷儲積  
以備荒歉俟大造之年該州縣通查墾過田畝  
內稍有肥饒堪以升則者定以下則就將額糧  
均攤收入冊內原納租穀盡與除豁其瘠薄下  
地仍納穀三升置之永不起科之例自萬曆十



四年為始每年撫按官俱要着實舉行依期  
奏報倘有無荒可墾去處亦要明白題  
請并刊刻書冊徧給里民通知永為遵守毋事紛更  
等因題奉

聖旨是開墾荒田事宜着各該撫按官查照着實舉  
行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准此已經備行各道欽  
遵轉行所屬衛所官員及示諭查照開墾給與  
告主帖照印發文簿就以開墾字為號陸續登  
註一一悉照原題事理舉行及行分守道會同  
分巡寧前開原海蓋四道將萬曆十四年開墾

過荒田數目稽查明確類報去後今據前因臣  
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國弼議照遼左數  
拾年來兵荒相仍軍民殺虜逃亡失業者衆是  
以土地之荒蕪者在在有之然遼與虜鄰用武  
之地也為足兵計者必先於足食故科臣開墾  
荒田之策於遼為尤急臣等自奉

明旨以來嚴行各道督責衛所官員省諭軍民人等  
凡有荒蕪地土告明儘力開墾故萬曆十四年  
分守分巡海蓋三道共開種過六十二頃五十  
畝九分五釐而分守道為獨多則以其地廣土



沃而人稍衆也寧前道地窄人少而逼於虜故  
開墾不易開原道已有立屯開種之成議而以  
二奴之子反側未安方費撫處未遑及之蓋遼  
左開荒瀕地可保而後人有恒心歲屢登而後  
人有餘力或招來以復業或召募以導利必以  
其漸而不可責效於一歲之間者也及查前項  
軍民種過荒田內有納穀一斗或七升五升三  
升或候三年徵納者則以其地有肥瘠而各從  
其便耳其見年應徵穀二百九十二石一斗九  
升五合適遇災沴本色糧石難以辦納應照歲

額屯糧重災事例每穀二石折細一石徵銀二  
錢貯庫備荒支用以後年分追徵本色送倉另  
廩儲積若開墾漸多可漸查復屯糧之額而足  
兵食也伏乞

勅下戶部查照議覆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開原缺備禦

題為缺官事據整飭開原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  
叅政王緘呈據開原備禦王汝徵稟稱開原叅  
將李宗召於萬曆十五年八月十七日亥時病  
故等因到臣除行該道將叅將兵馬事務行令  
備禦王汝徵暫代外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  
處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  
侍郎張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許守恩議照  
開原地方三面環虜且係關市重地最為孤懸  
即今秋深正當防撫之時今叅將李宗召病故



亟應推補查得廣寧左營遊擊吳希漢知機而  
可謀成有氣而能任事且先任開原備禦熟知  
兩關夷情應將本官以遊擊調管開原叅將事  
遺下廣寧左營遊擊員缺又查得正兵營前鋒  
外家丁左營加銜叅將塗寬從征敢於先登赴  
急如蹈湯火選鋒右營原任遊擊胡鸞征防屢  
著勲勞甘苦常同士卒以上二員皆正營驍將  
大帥手足俱堪推補廣寧遊擊以隨大營征剿  
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將前項員缺即以吳希漢等酌

量推補庶人與地宜而責成可效矣為此具本  
謹題請

旨

請發軍餉以救饑困

題為請發年例軍餉以急救衝邊饑困事萬曆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准戶部咨為請發年例軍餉以便接濟事內稱查得萬曆十四年十月內該  
薊遼督撫王 等會

題加增全遼家丁軍士糧賞料銀七萬四千三百八十兩六分二釐五毫內將薊鎮歲省銀三萬兩撥補外不敷銀四萬四千三百八十兩六分二釐五毫動支太倉庫銀自萬曆十五年為始增入年例併發等因奉有



欽依在卷今照薊州歲省銀三萬撥補遼東加餉原  
係該鎮徑自轉解以故本部止發不敷銀四萬  
四千三百餘兩督撫又欲於太倉先發歲終計  
扣殊非原

題之意况十六年年例已經

題發難以再

請備咨前來煩為移咨薊鎮軍門將十五年分銀三  
萬兩仍照原

題於年終徑解遼鎮管糧郎中處交接收濟支放  
等因准此已經移咨軍門解發去後續准總督

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都御  
史兼兵部右侍郎張 咨稱卷查先為極危  
孤鎮邊長虜衆兵寡餉薄恭

進圖說懇乞

聖明御覽

特賜宸斷以遺久安事該前總督都御史王 會

題內稱查得薊之額餉計兵定食毫不可缺薊之  
額兵畫地分守毫不可減今欲有助於遼無損  
於薊惟可移薊之歲餘而未可減薊之歲額查  
得萬曆十三年薊永密昌四鎮歲終剩銀三萬

三千餘兩合無每歲戶部於薊鎮歲終積餘數  
內量撥三萬兩以之解遼其支剩尚多者仍聽  
扣留等因隨該兵部會同戶部覆奉

欽依備咨欽遵在卷續於萬曆十五年三月內准巡  
撫遼東右副都御史顧 咨薊州歲省銀三

萬撥補本鎮加餉數內速賜給發復該前總督  
都御史王 照得近議移薊餉於遼原以歲

終計薊鎮省存之數扣於太倉改發遼鎮非以  
薊鎮各管糧分司之銀從外轉解且各分司之  
銀必奉部劄方可撥給此在戶部必有定畫又

經備咨遼鎮巡撫衙門查照咨請戶部裁示去  
後及查得萬曆十四年終薊永密昌四鎮共積  
餘剩銀四萬五千八百兩零俱經戶部扣留抵  
作各鎮主客額餉訖各緣由在卷為照遼鎮前  
項餉銀三萬兩先經

題以薊之歲餘那補於遼者祇因財用不給曲為  
調停及查薊永密昌四鎮實有剩餘故建前議  
以為極遼之計耳今查十三年十四年薊之各  
鎮歲終積剩共銀七萬八千八百餘兩俱蒙戶  
部扣留免發似亦足為遼鎮二年撥補之餉矣



况今遼鎮地方災傷極重斗米數錢人情洶洶  
加以警報頻仍夷虜數犯東有仰逞遺孽勢應  
亟處西有委正衆首在在糾聚探報日至窺伺  
未已山東糧運到者又僅僅二萬兵荒交極財  
力並困無如此時及查戶部咨文止云年例已  
題初未有所拘執而不給發也職再三籌度時勢  
如此除咨戶部查照原議事理將前項餉銀三  
萬兩早賜題

請給發外備咨前來煩為查照一體亟請戶部

題發施行等因到臣該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

慶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  
侍郎張 議照薊鎮撥補遼鎮加餉銀三萬

兩部議以歲終計薊鎮省存之數徑解遼鎮以  
十五年正月初一日為始則十四年終薊鎮積  
餘之銀似當留以給遼矣是時臣以邊情孔棘  
失於明白咨部以致該部未經劄付薊鎮管糧  
即中仍將各鎮兩年積餘銀七萬八千八百餘  
兩俱扣作薊鎮十五年例之數無復可給發  
於遼左者是臣之過也然薊鎮積餘應發餉遼  
之銀既扣作薊鎮年例而省發於太倉則部臣



必有所處以給之遼矣又節准戶部咨為地方  
災傷異常軍民十分饑困懇乞

天恩早賜勘議蠲恤以保孤危重鎮事該本部

題發遼鎮漕糧一十六萬石內貯天津倉米六萬  
石通州倉米十萬石聽候海船陸續搬運照依  
改兌每石折銀六錢例於該鎮應發萬曆十五  
年下半年年例軍餉銀內照數扣銀九萬六千  
兩臣等已經查修見在官船及行令民間自造  
海船報官編號前赴天津載運糧米外今照遼  
東海船成造甚難以致運糧遲滯今歲止可運

二萬石其餘四萬石來春始可運完若通倉十  
萬石遼左海船既難直達腳價之費亦復不貲  
勢必難運矣夫薊鎮之積餘三萬與扣通倉糧  
折色之六萬共銀九萬兩皆遼鎮今年上半年  
應給之軍餉也今已十月且盡矣糧則在通倉  
而銀則在太倉也况下半年預支來年之餉遼  
今又自運之山東山東又以銀數不足杳無音  
耗遼左兩年疊遭水患斗米價今三錢十室九  
空朝不保暮又值大虜擁衆十萬入犯廣義之  
間大營之兵分防邊腹城堡虜勢西向則奔而



西東向則又奔而東即士飽馬騰然且難支况  
士枵腹而馬垂耳乎所謂饑饉薦臻師旅煩興  
者遼適當其會矣今災傷則不敢望抵蠲於太  
倉矣饑饉則不敢望發賑於太倉矣惟請歷過  
應得之數以救目前萬分之急薊之應給遼者  
三萬部既扣作薊餉則當通融以補遼非敢復  
請於太倉也通倉糧折色六萬仍發之遼則本色十  
萬依然的通倉也及今

題祭乃克有濟遼士之望蓋不啻望歲矣伏乞

勅下戶部查將薊鎮十五年應給遼鎮餉銀三萬兩

通融查補并通倉糧原扣銀六萬兩一併給祭  
仍行齋餉部臣即日就道急於拯溺救焚庶孤  
危之邊災困之衆猶可支也及照薊鎮餉遼積  
餘三萬之數及今若不明議成規將來未免又  
費唇吻合無行該部再議長便之策使歲歲接  
濟務不失期率為定規庶不致再煩文移往返  
而終贖

聖聽矣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邊鎮復遭災傷酌議徵納  
題為邊鎮復遭災傷懇乞

聖明酌議徵納以惠軍民以蘇重困事據分巡遼海  
東寧道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山東按察司副使  
鮑希顏呈查得廣寧錦義右屯九衛官軍舍餘  
呈告今歲田禾二三四五月雨微難以佈種至五  
月初九日雨始霑足方纔廣種盡係晚苗六月  
初間麥田被霧齏死盡為糠粃自六月中以至  
七月大雨晝夜如注猛風交作陰濛連綿平地  
成渠致將田禾高阜者損折低窪者淹沒又因



年歲饑饉人民缺食兼以瘟疫不能耕種地多  
拋荒所存晚田未得成熟至八月二十七日普  
降嚴霜盡俱枯死乞要蠲免田糧本道巡歷親  
勘相同查得廣寧錦義右屯九衛所驛實徵屯  
科營田糧米共五萬八千二百一十四石一斗  
六升六合五抄該折細三萬五千三百六十石  
七斗一合八勺五抄內各衛所糧米五萬七千  
八百一十六石四斗六合五抄折細二萬五千  
一百二十七石八斗二升一合八勺五抄被災  
例免糧米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九石四斗二升

九合九勺八抄折細一萬九千九百四十八石  
六斗七升五合二勺三抄俯賜題

請折徵充餉其應徵糧米二萬四千九百二十六石  
九斗七升六合七抄折細一萬五千一百七十  
九石一斗四升六合六勺二抄通行各衛查照  
追徵本色赴倉交納高平盤山二驛穀豆三百  
九十七石七斗六升折細二百三十二石八斗  
八升被災例免豆穀二百七十八石四斗三升  
二合折細一百六十三石一升六合應徵豆穀  
一百一十九石三斗二升八合折細六十九石

八斗六升四合查得二驛地方水勢重大升合  
無收今年被災較之去年尤甚若與各衛軍民  
一例徵折決難辦納令無全免追徵等因又據  
整飭寧前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劉易從  
呈查得寧前二衛所驛共該實徵穀豆二萬二  
千三百七十七石五升六合六勺八抄四撮六  
圭二粟折細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七石八升四  
合一勺三撮一圭五粟一粒內有災無收穀豆  
一萬七千三百五十八石三斗一合一勺九抄  
八撮二粟九粒折細一萬一千八百三十五石

二斗五合三勺六抄二撮二圭九粟三粒無災  
有收穀豆五千一十八石七斗五升五合四勺  
八抄六撮五圭九粟一粒折細三千四百二十  
一石八斗七升八合七勺四抄八圭五粟八粒  
寧前土瘠民貧兼以上年被災重大又自去冬  
及春未霑點雨片雪四五兩月亢旱如焚至五  
月將終始得雨佈種耘盪未畢即遭霪雨連綿  
不止平地水深尺餘本道扶病勉強出城親自  
看驗果見禾苗下者盡皆萎黃高者半不發秀  
始信屯民之告非虛誠不為妄災沴之後復又



遭此民何以堪查上年議

題本鎮軍餉則例石該四錢因重災每石細折徵二錢虧銀二錢俱以

欽發賑銀抵補窮困之民霑此大惠又蒙普施賑濟始得延喘至今今災傷不異去年蠲免則無銀抵補照折則又虧額餉且軍民不可異視凶年米價必騰貧軍得本色一石足當二三石而一月折色買米不二三斗是改折加惠於民未免又少虧於軍本道再四籌思合無將兩衛本年分應徵屯糧無分有無災傷俱減半徵收本色

其一半題

請蠲免或補銀於太倉或補米於天津倉既蘇屯民亦惠貧軍如不可得將無災有收者仍徵本色有災無收者改徵折色每石細折四錢粗折二錢庶於糧額不虧而民與軍兩無所損此不得已調停之術等因又據整飭開原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王緘呈查得三萬遼海鐵嶺三衛俱有災傷應將三衛無災有收共米穀豆九千一百一十三石三斗一升五合三勺一抄五撮并輕災二分共米穀豆三千六百四十五石

三斗二升六合一勺二抄六撮通共米穀豆一萬二千七百五十八石六斗四升一合四勺四抄一撮照舊追徵本色赴倉交納重災三分共米穀豆五千四百六十七石九斗八升九合一勺八抄九撮照例折徵等因又據整飭金復海蓋兵備管苑馬寺卿事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郝杰呈查得金復海蓋四衛俱屬無災屯科糧料相應照額徵納但蓋州衛所屬熊岳五十寨二堡土瘠民貧有荒蕪而不能種者有播種而不能耘者若與別所一槩追納民力不無難支

二堡該納本色米穀一千七百五十四石似應折徵每細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再照金復蓋三衛地土俱屬硠确三衛實徵本色米穀豆六萬七千八百二十三石四斗二升三合六勺一抄一撮內除熊岳五十寨二堡折徵米穀一千七百五十四石外仍該六萬六千六十九石四斗二升三合六勺一抄一撮今要以藟抵穀豆抵米相兼上納查得往年舊規曾有此行似亦當通融徵納以紓民困其三衛原額折色豆共二萬四百五十二石并海州衛實徵本色米穀豆二



萬三千二百四十石五斗七勺五抄俱照舊徵  
解上納等因又據分守遼海東寧道兼理邊備  
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栗在庭呈查得定遼左  
等五衛并右衛及所屬城堡屯寨地方自夏入  
秋雨水調和原無呈報災傷即今秋禾成熟收  
割將完無憑查議及照瀋陽蒲河地方屯寨低  
窪處所近被七月初八等日連雨稍遭水災但  
隨即晴明其西邊近河田地原係境外流入大  
水一時浸淹隨亦漸消及本道於本月二十六  
日巡歷之時詢訪居民備云河水泛漲之際禾

稼早已長成若水勢漸落秋禾可望半收前項  
屯糧似難蠲免且下窪去處既得半收而高阜  
之地收常加倍若高下相補未為全災亦難改  
徵折色及查定遼左等瀋陽七衛實徵屯科營  
田糧米共九萬九百六十一石八斗九合三勺  
八抄九撮八圭五粟相應行令各該衛所查照  
舊規徵收本色入倉其長安等堡并瀋蒲被災  
地方軍民人等止待來春青黃不接之際通將  
彼處收貯備賑并官倉義倉糧石量其人戶多  
寡俱借給食用候秋成之日不以豐年加利仍



照抵斗還倉黥以寓賑濟貧民之意等因各呈  
報到臣案照先據廣寧錦義右屯寧前等衛并  
各城堡備守等官各呈據納糧軍餘告稱今歲  
田禾春旱秋澇災傷無收錢糧難以辦納乞要  
蠲免折徵等因俱已通行各道查勘去後今據  
前因臣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許守恩議照  
遼左今歲之災在河東三道不過十二三而河  
以西為甚河西則寧前受災大較十之八與分  
巡道屬等而以近山海入關乞糴稍便故獨分  
巡道九衛為尤甚斗米價至五錢五分猶然歆

糴無所人情洶洶臣每一出老幼男女遮道泣  
訴不忍見聞所不敢遽以其狀

聞者以中原

畿省之地告災告盜者踵相屬

皇上方蒿目四顧而勤

宵旰之憂計臣議賑議蠲不啻救焚又一切無備而  
責辦難於拾潘時方紛紛獻救荒弭盜之策為  
國家慮根本者急中原斯何時也臣安敢不仰體  
聖懷復以邊疆之故塵

皇上東顧而益難計臣然臣所以得措手而調停其



皇上間者則以

皇上卿者

俞臣所請厚加之餉

發帑賑贍出自

聖衷生死肉骨之

恩既以深入人心而不可解又

聽臣轉漕使軍士仰給見糧

假臣便宜使得搜括倉庫視緩急而為賑臣乃會

諸按臣謀諸司道凡可以救轉死而濟艱難者

即由頂至踵不敢自愛以推

皇上之餘

澤是以士卒雖并日而食糠粃不辭奔走修防之勞

小有犯令者輒處以軍法而不敢怨貧民寧取

草根樹皮以為食而不至躡聚於山澤流離枕

藉於道傍故不必譎張其事以重憂時當事者

之彷徨且也不復敢以發賑抵蠲望太倉矣欲

勘實處明然後疏

聞以慰

聖心而報主計者今分守道則稱諸衛無災惟蒲瀆

近河之地稍傷暴漲故不議折徵而議貸以寓

賑海蓋道則稱四衛無甚災而欲以蜀抵穀豆  
抵米如往例以稍寬屯民惟熊岳堡五十寨堡  
俱無收故議米一石徵銀二錢五分如南衛折  
徵給軍之例以重恤二堡開原道則稱三衛無  
災及輕災者仍當徵納本色如故而有受災稍  
重者故議折徵寧前道則稱二衛有災無災之  
處應各視其分數而徵本折各如例臣以為寧  
前應徵本色無多又近山海穀稍賤易辦徵本  
色以給軍軍便而折色一如例徵銀四錢則屯  
民無收者猶為病也每米一石止應減徵銀三

錢分巡道則稱九衛有災無災者應照分數各  
徵本折而高平盤山二驛受災十分凡兩年矣  
故議全免臣以為先是廣寧米一斗價至五錢  
五分近以天津糧至乃減其半若無災者一徵  
本色米價必復騰湧如故軍士之得領本色者  
幾何勢又必貴糴而食矣是屯民與軍士俱不  
便也不如應徵本色者每米一石折銀八錢減  
市價之半留本色以惠屯民使為來年力耕之  
地而市價稍平亦所以惠軍矣此則問之屯民  
軍士而一口稱便者也至於應折徵者若如四



錢之例則九衛之屯民視寧前尤病每石止應  
減徵銀二錢而高平盤山二驛則應全免其減  
徵全免不敷額餉之數即以每石八錢者通融  
補給而有餘有餘者恐不無逃亡拖欠而留以  
通融補足原額為便寧前減徵不敷額餉之數  
計銀一千一百兩有奇聽臣於天津漕糧內定  
價給軍稍有贏餘即以補之此則不仰

內帑不虧軍餉而就中調停以並惠軍民之術也  
再照盤山高平沙嶺遼人謂之窮三站其地傍  
大河歲遭水患雖豐年亦無收不獨去歲今年

也其驛遞三所之軍有送迎供具之累而高平  
遊擊沙嶺備禦二營之軍又皆調自河東各衛  
使守三站之衝邊頻年以來水患相仍地無所  
產人無固志驛遞軍逃者十七八二營軍逃者  
十三四若再以科糧若之不至於盡逃不已也  
夫徵糧本以養軍養軍本以守邊今以徵糧之  
故至軍逃而無與為守則孰與豁糧存軍之為  
愈也今應查將三站科糧盡行豁免如有軍民  
能開三站荒地者聽其耕種永不起科庶見軍  
不至逃亡逃亡者可望復業而衝邊有賴矣計

高平等處之糧不過二百三十石有奇徵銀不  
過九十兩有奇俟各衛有新墾之田即補其額  
無難也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酌議將全遼屯科糧石應徵本折者  
各照數徵收其減徵全免不敷之數容臣等於  
折色及天津糧內通融補足三站科糧見載冊  
內者悉行豁免後有軍民人等開墾者永不起  
科乃可救全遼目前之急而蘇三站無窮之困  
也為此開坐具本謹題請

旨

計開

分巡道所屬廣寧錦義右屯九衛所驛實  
徵屯科營田糧米五萬八千二百一  
十四石一斗六升六合五抄折細三  
萬五千三百六十石七斗一合八勺  
五抄

各衛所糧米五萬七千八百一十六石四  
斗六合五抄折細三萬五千一百二  
十七石八斗二升一合八勺五抄  
應徵本色糧米二萬四千九百二十六



石九斗七升六合七抄折細一萬五千一百七十九石一斗四升六合六勺二抄今議每細一石折徵銀八錢  
被災例免糧米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九石四斗二升九合九勺八抄折細一萬九千九百四十八石六斗七升五合二勺三抄今議每細一石折徵銀二錢

高平盤山二驛有災無收十分例免七分應徵三分共該穀豆三百九十七石

七斗六升折細二百三十二石八斗八升今議全免徵納

寧前道所屬寧前二衛實徵屯科穀豆二萬二千三百七十七石五升六合六勺八抄四撮六圭二粟折細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七石八升四合一勺三撮一圭五粟一粒

有災無收八分寧遠衛前屯衛并中前所及山海關承種遼東田地共該穀豆一萬三千五百五十四石八斗九

升二合一勺五抄三圭六粟折細九  
千二百四十一石九斗七升一合九  
勺二抄七圭今議每細一石折徵銀  
三錢

無災有收二分穀豆三千三百八十八  
石七斗二升三合三抄七撮五圭九  
粟折細二千三百一十石四斗九升  
二合九勺八抄一圭七粟五粒今議  
徵納本色糧石

有災無收七分前屯衛中後所并沙河

東關二驛穀豆三千八百三石四斗  
九合四抄七撮六圭六粟九粒折細  
二千五百九十三石二斗三升三合  
四勺四抄一撮五圭九粟三粒今議  
每細一石折徵銀三錢

無災有收三分穀豆一千六百三十石  
三升二合四勺四抄九撮一粒折細  
一千一百一十一石三斗八升五合  
七勺六抄六圭八粟三粒今議徵納  
本色糧石



開原道所屬開原鐵嶺三衛實徵屯科營  
田糧米一萬八千二百二十六石六  
斗三升六勺三抄

有災無收五分雷其等屯糧米九千一  
百一十三石三斗一升五合三勺一  
抄五撮

重災三分楊貫等屯該糧米五千四百  
六十七石九斗八升九合一勺八抄  
九撮今議每細一石折徵銀四錢每  
粗一石折徵銀二錢

輕災二分魏頭目等屯該糧米三千六  
百四十五石三斗二升六合一勺二  
抄六撮今議徵納本色糧石

無災有收五分沙河鋪等屯該糧米九  
千一百一十三石三斗一升五合三  
勺一抄五撮今議照舊徵納本色糧  
石

海蓋道所屬金復海蓋四衛實徵屯科米  
穀豆一十一萬一千五百一十五石  
九斗二升四合三勺六抄一撮內除

原額折色豆二萬四百五十二石不  
拘年歲豐歉每石折銀二錢逐年解  
管糧衙門送庫照舊納外本色米穀  
豆九萬一千六十三石九斗二升四  
合三勺六抄一撮

金復蓋三衛米穀豆六萬六千六十九石  
四斗二升三合六勺一抄一撮今議  
以藟抵穀豆抵米相兼上納

蓋州熊岳五十寨二堡米穀一千七百五  
十四石今議每細一石折徵銀二錢

五分每粗一石折徵銀一錢二分五  
釐

海州衛米穀豆二萬三千二百四十石五  
斗七勺五抄照舊徵納本色糧石

分守道所屬遼瀋七衛實徵屯科營田米  
穀豆九萬九百六十一石八斗九合  
三勺八抄九撮八圭五粟俱照舊徵  
納本色糧石



本邑縣以

三十八年八月五日庚申朔

二十七日庚申朔

今中道所置

...

...

...

